



陸文裕公續集卷六

七言律詩 三十一首

送皇甫子循謫黃州推官

雪堂舊路君重到赤壁文章五百年一向東曹分郡
檄却從南斗望台躔流塵遠道征袍上宿雨清秋客
鬢前明發大江過夏口中流應有濟川船

華侍讀鴻山以紅氍紵靴相贈奉謝

紫氍絲履慰新寒 扈從秋 陵路幾盤飛鳥空傳
雲外到舞袖不數掌中看著來紅軟身先健臥對青
山夢亦安情似綈袍人似玉滿懷瓊玖報應難

劉都閫以紅花本見貽

才賞名花當送春移根西向伴吟身爲誰池館能憐
舊到手風光又斬新謝令空題紅芍藥杜陵偏感白
頭人公庭事簡餘芳草畱取青枝襯綠茵

秋初望西山有霧氣如雪偶成

日照西巖曉霧封恍然遙對雪山峯奔波十載有萬
里雲水半生知幾重天上樓臺新雨候長安風物早
秋容長趨館閣慚無補日近烟霄五色龍

送劉甥兆元會試

天南春色探支來遠送魁春折早梅江上形容吾老

矣望中臺閣子行哉科名莫以文章小甲第須掄將
相才記得當年塗抹處黃金城闕杏花關

自睢陽入梁有懷何鴈峯憲副

雲間遂作三秋別濠上相爲一宿淹人世百年悲喜
共客程千里雨晴兼棠陰鶴乳思方去玉節金符令
更嚴後夜梁園回首望鼓城山月水晶簾

送王禮侍思獻

冊封

八座清嚴玉署寒新持龍節下雲端分封典禮存周
制奉使威儀覩漢官南斗文星占氣象北堂萱草慰
平安還朝正築沙堤路看草黃麻墨未乾

次韻徐登州畱別

相看把袂又微曛春蕪秋鴻各戀群江上不題鸚鵡
賦潮州應少鱷魚文先皇賜第恩如海五袴歌
聲響入雲一枉朱轡更東去行春空谷馬蹄聞

送劉德徵赴夔州

昔從夔府望京華今去江南萬里賒亦有詩篇如杜
甫莫因辭賦弔長沙人從五馬憐春色地接三巴切
暮笳天子正思甦遠郡長城時見倚雲斜

利路紀雨八首

自廣元至栢林驛適久旱得雨口占識喜

甘棠寔恐負初心時雨何期更作霖行處萬山驚薄
暮望中一片見濃陰飛揚豈為催詩急飄灑終憐潤
物深安有隨車方往轍虛煩父老涕佳音

抵保寧是夜雷雨大作明復晴霽出謁文廟

遂由城北門過社稷壇轉入西門禮城隍

神拜張桓侯墓復出南門觀浮橋廢置乃

自東門還分司疊韻

慰却三農渴望心通宵霑潤已成霖客盤鳥道清新
暑雲護龍湫散遠陰暘雨極知天意厚節調空感
國恩深蜀川花鳥今無數隔葉鳴鳩多好音

自大寧至瀘溪館小憇復有雨意遂再疊韻
瀘溪已入順慶之境以未忘閔雨故附之
利路云

兼程計日竟何心聊慰蒼生久望霖
疊疊溪山千里道蕭蕭竹樹萬家陰
閒看行蟻占遲蚤試策新秧問淺深
五月南來多淑氣併將風雨佐虞音

自射洪適梓州雨候同栢林驛三疊

人心盡處合天心消得巴渝三日霖
自信本來調水旱却緣底事怨晴陰
雲封蜀道千山重江到瞿塘萬里深
舊是吾家歌吹海

放翁帥蜀有十年歌吹海之詩

買教絃管續

餘音

午後微雨明早發中江新漲壞橋拿舟而渡
始知四郊得雨甚渥四疊

泉聲曲曲度江心知是前山雨化霖
巫峽風烟天漠漠巴渝歌舞曉陰陰
春回穉耜連村合涼沁芭蕉到骨深
聖主中興多法古宣王雲漢有遺音

予卜以六月十一日履任六日到省中諸公
憂旱甚勤九日晨入撫院遇雨未愜十日
雨如傾注未已喜而五疊

飄蕭竹樹動鄉心却是西川雨釀霖
水繞巴江流漸

長雲來巫峽氣常陰不妨栢漚參天下復愛棠棲隱
地深欲爲吾民歌 帝力陽春白雪有餘音

十日晚同朱秋崖憲副鄭海灣少參同齋夜
分禮成星月朗然厥明有事公堂小宴時
得雨六疊

好雨知時慰客心須將滴滴比甘霖紫薇花下涼先
動翠栢叢中曉更陰賦就漫誇神女麗夢回已感
聖君深遙憐谷口躬耕處試聽康衢擊壤音

十二日復得雨大足七疊

浪博虛名愧此心真成三日雨爲霖谿聲一夜喧新

漲雲氣千峯結晚陰喜極翻嫌歌管脆病餘渾怯酒
杯深窓前最愛芭蕉響疑有人傳太古音

送徐伯臣出令奉化

徐卿家世更能文新綰銀章下五雲龍種擬看空冀
北牛刀聊復試雞群氣橫湖海神仙侶坐擁江山錦
繡紋欲向風霜占大節却從冰蘖樹奇勲

送王世美赴承天寫碑

江漢星分本上游中天一統 帝王州時瞻王氣蟠
龍虎實有文光貫斗牛詞客曉從三殿下筆端人擬
五雲畱丹青琬琰俱能事延攬登臨總勝遊

十一月二十日次太平驛見梅花和謝僉憲邦

正壁間韻

山雲黯黯復冥冥
釀雪為霖總未成
忽見梅花如着
意即看詩草可憐生
月來粉蝶渾無影
風度黃昏似
有聲
況與歲寒期更早
玉人消息最分明

次韻荅介谿

志榮遇之感

風雲常護六龍行
慚愧恩題翰學名
碧漢遙憐通
閣道弱流元不隔
蓬瀛尚餘忠赤供
趨向豈有文章
佐
聖明幸傍紫垣占
象緯
泰階平處玉為衡

次韻荅霍渭厓

西望遙山紫翠鋪
蓬壺瓊島切清都
仙才何用東求
海王會仍須繪作圖
金榜日高懸五鳳
玉河水滿浴
雙鳧遭逢若論
恩波闊憶向瀟湘萬頃湖

送鄒東郭學士赴南院

手綰銅章白玉堂
天南星斗避文光
清華官府真仙
界佳麗江山舊
帝鄉擲地賦聲添
紙價傳心書法
長秋陽河堤待築還
朝路雙闕天連一水長

心同南還途中有作

是日長至

兩日出城重作客
一年長至馬蹄中
履霜夜展東陵
祀到海山迴萬里
風平望歲華
搖御柳南來王氣滿

珠宮何人寒谷能吹律正見祥雲映日紅

潞河候水次張石川韻

心同野鶴恣高飛學得屠龍與願違
魂夢九天雙鳳闕江湖滿地一漁磯
安身已辨烏皮几稱體新栽白苧衣
賴有河邊同載客不應林下見猶稀

和荅陶南川兵侍

片雲將雨過西山望斷東歸水上灣
海近似聞龍臥起天高不礙鶴飛還
桓公老去琅邪樹白傅歸來洛社間
更遣餘工擬叢桂案頭湘管紫琳斑

青羊宮餞顧願齋即事

青羊翠栢白雲阿又是春風一度過
宿霧欲收初露晷餘寒猶在薄侵羅
行邊巷陌流塵遠物外樓臺勝事多
無數鄉心山水隔酒闌重與聽驪歌

壽顧東川表弟

春明榮戟錦衣鮮近捧丹符下九天
標柱舊題酌駟馬繡筵新啓集群仙
人如白玉臨風樹袖有黃庭煉石篇
無限韶光正明媚杖藜携酒過東川

廖學士鳴吾孫園之招席上和曾都諫日宣一

雲間五首

偶借春風半日間來尋綠野共開顏
蒼松翠竹含新

兩金殿朱旗對遠山勝事已傳豐沛裏高情多在水
雲間玉堂青瑣俱仙侶文雅風騷莫放慳

和姚尚美龍山會詩

金錢片片籬邊疊買得天家一段秋橙橘飽霜黃樹
頂芙蓉印水茜江漚縱橫數陣飛歸鴈欸乃一聲歌
牧牛人世都來能幾日牀頭詩債會須酬

老母自八月末失調至于十二月逾一時六日
始離牀褥扶杖引步負暄弄孫于簷下若春
木向榮朝暎屏翳前十月廿八日爲誕辰湯
藥之中惟焚香告天不得備禮是日乃取卮

酒拜獻團圓相保得遂母子姑婦之歡因志
以詩

蕭蕭雪鬢病餘深半倚蓬籠尚擁衾教子揮金酌國
手抱孫低語調鄉音恐驚舊日迴明鏡喜是今朝捧
御簪重覓斑衣補春酒長箋題遍鶴飛吟

五言絕句

四十七首

兩月十二日試燈

三五近春宵長空萬里遙預祈華月滿先借綵燈燒

漫興二首

兩兩鳥對語翩翩燕又來草堂渾似昔時有好花開

二
簾紋青窳地橋影碧涵波江館騰騰路漁郎款款歌

初夏八首

雨打蝸牛篆水回科斗文辛夷花正發咄咄欲書雲

二

竹粉輕過院秧針短出潮瘦筇妨草耳高屐距山腰

三

行蟻醒槐夢游蜂靜蜜衙嫣然成一笑更愛雨中花

四

散步常依樹高眠且枕流北窓陶令宅南國庾公樓

五

雨意初蒸暑林聲已變禽兼旬斷來往無日罷登臨

六

竹閣開林樾蘭舟過石塘歲年占五穀風物近端陽

七

雨歇鳩鳴午風行麥送秋村村雞犬裏疑有故時候

八

晚潮常帶月夏雨不過田身世江湖裏人家水木邊

敬亭

竹色寒不改綠陰常到門年年春雨裏箇箇長龍孫

思亭

杉檜鬱參天山深含紫烟秋高霜露裏落葉滿亭前

醉窩

愛酒不愛醉酒深如有神同來送日月無奈獨醒人

觀水碓

圓機蒼高杵急水激飛輪枯槁已多事愁殺灌園人

西巖詩

有序

西山在今都城之坤隅是中多巖岫洞壑之
勝都闢劉君世臣燕產也嘗遊其地愛焉即
以西巖自號雖宦轍四馳人稱之必曰西巖

云西巖本出揚州之族與予俱為南人同事

西蜀有鄉邦之好為作西巖好七章贈之隨

地可歌不必在金臺之右易水之左也

我愛西巖好桑榆一徑長歲寒奇節操搖落任風霜

二

我愛西巖好風光足大觀微波分太液咫尺是長安

三

我愛西巖好三台接九天何時飛閣裏東海看桑田

四

我愛西巖好巖中動八荒五丁翻地軸一矢射天狼

五

我愛西巖好居延出酒泉星流白羽箭風吼紫金鞭

六

我愛西巖好川西與浙西林逋湖上興杜甫峽中題

七

我愛西巖好他鄉說故鄉揚州迴鶴背燕國射龍光

辛丑歸途中絕句五首

忽憶乘高躅因知遡急流陶潛初罷令李廣不封侯

二

野曠餘長畝家巖具敵樓舊巢飛燕子古壁篆蝸牛

三

柳徑縈隄曲柴門逐水開無心論出處有客賦歸來

四

四十年前路三千里外心人生幾兩屐間處萬黃金

五

畏影常依樹尋盟每問鷗天邊孤竹國雲裏仲宣樓

過宋玉墓

楚國餘文藻當春過故丘爲君悲不已安敢向高秋

和蒲汀

顯陵道中柳陰小憇四首

花霧濛濛遠山雲冉冉高幸陪金紫客時覩赭黃

袍

二

寢殿祥雲合山陵王氣高風光饒不帝里春色滿

恩袍

三

路細青山轉天空白日高同來三扈從碧柳蔭朱

袍

四

天子岡頭路風雲北斗高穿林迴雉扇度嶺耀龍

袍

和安鴻漸登樓曲

團圓三五夜待月上高樓誰知風共雨又妬一年秋

方春野挽詞三首

春野依然在春風依舊來去年巢裏燕不見主人回

二

楊子談玄宅陶潛漉酒巾一時俱寂寞愁絕不堪論

三

樹遶滕王閣溪流徐孺祠昔年遊賞處花落雨絲絲

書扇寄李百朋

錦浪生春水茅亭盡日孤十年身不病天遠共江湖

詠石七首

書呂公中峯有二竅如呂字

呂公本俠士詭稱回道人黃金亦可變誰云非法身

二 蓑衣真人石紋縷縷下垂若蓑衣

真人已忘我猶著雨蓑衣一朝塵劫盡風雪不知歸

三 麻衣道者瘦長人立皺若蓑積

當年錢若水寒夜撥爐灰若是公侯骨定應期不來

四 遯過仙形骨昌侈不受束縛

古來神仙侶均為柱石材得志有廊廟有時居草萊

五 劍石昔呂公而從耳透石劍

葛陂化為龍八公亦鍊石借身遠報讐凝血今成碧

紫雲

積翠競萬壑孤頑自離群因風欲吹墮夕陽明夏雲

紫芝峯

采芝堪療饑煮石亦可餐悵望商山老浩歌蜀道難

題江海看雲卷三首

南有一片雲因風墮東海彌天作霖雨望之若可采

二

海上會看雲飄飄迥不群扶桑紅日近錦繡總成紋

三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荆牕

陸文裕公續集卷六

陸文裕公續集卷七

七言絕句 七十首

春日送客即事

春陰漠漠晝沉沉度嶺穿林深復深關路望窮人正
去野花開處鳥能吟

漫興

水郭江村不受塵惟將石竹伴閒身玲瓏漏月看雲
骨瀟灑含風對玉人

登樓

掉臂歸來萬里身倚闌無數物華新細尋往事知多

少我是明年五十人

雨窓春興

泉石烟霞共此身
總於春雨長精神
窓前更有芭蕉樹
一夜輪心似向人

題畫

溪山疊疊雪初寒
江水悠悠一釣竿
着得羊裘竟何益
簑衣和月下前灘

晚放舟東渡

扁舟搖蕩浦雲東
疑有神仙向碧空
製得六銖衣試着
新涼浮動一襟風

題陸封君怡梅卷

我家放鶴坡頭樹
種近西湖處士居
獨板橋邊山十里
杖藜來探雪晴初

吳江長橋奉和邃庵閣老

長年此地往來過
風景時時付短歌
千尺卧龍如未起
水光山色奈愁何

買得一小舟往來江上題曰水晶宮

三江西下五湖東
風月烟波四望中
我買一舟輕似葉
分明搖動水晶宮

架石

書經
陽春集卷七
標排甲乙位高低愛殺由翁手自題多少黃金教歌
舞落紅空濺雨中泥

客至小酌花下

客到東軒慰病身
嫩涼天氣露華新
人生有酒花前
飲酒色花枝俱照人

春日雜興

惜春無計爲春留
獨倚元龍水上樓
無數飛花隨宿
雨海門東去更東流

題屈處誠雪竹

蕭蕭雲物滿堂寒
屈老風神向筆端
帶雪琅玕三百

箇蔣家徑裏見袁安

爲方思道題畫眉折枝

中山紫翠護層層
合起高樓對雨凭
愛汝一雙花底
鳥爲春啼殺海棠陵

張仙斜

驂鸞歸去是何年
覆釜山頭有墓田
名姓却隨丹竈
在縣人相對說張顛

重陽後六日登鏡光閣五首

層層樓閣俯京畿
一帶清溪白鳥飛
直北長城千萬
堞江山如此美人稀

天涯秋色倍思家南鴈歸來萬里沙今是重陽第幾
日登高無處問黃花

曲闌矮几坐晴波柿子胡桃落葉多爲愛城西好風
景相期一日一來過

並馬來尋水西寺春風憶我慣曾遊壁間題字悲歡
共簾下爐烟盡日浮

城外光陰日易斜城中車馬足風沙此時極目登臨
意舊有雲山幾片遮

送楊百川赴南太常典簿

南國容臺我舊遊淡花疎竹映高秋送君秋日容臺

去無限鄉心逐水流

寄龔錦子

春風三月滿汀洲來看瓊花憶壯遊二十年前文墨
社思君不見過揚州

任城題楊閻直夫泉香書屋二首

水紋花氣鬪精神疑是成都賣卜人傳得一區楊子
宅藥苗間洗雨中春

常山人家畫不如君家宛在畫中居草堂新開何所
有半貯參苓半貯書

崇法寺刻竹

養花天氣帶微寒
林下輕烟製月團
忽過僧寮題竹
坐春醲如酒對琅玕

馬嵬

秦關山勢拂雲來
才過驪山又馬嵬
今日豈知當日
事澗花含笑爲誰開

予素不能飲酒
昨至成都僚友並勸予蜀燒酒
云可祛暑濕也
命家童以蜜和之初吸半醖
漸至引滿復能加一酌
極有效自後每晨起
便飲飲之輒冲和與年少時苦酒迥異不意
老來始知其趣乃爾日飲兩三度陶如也家

童驚喜謂自飲酒來顏色頗異豈於此將有
所得耶笑成一絕

向來酒醖太無緣
多負風花雪月天
今日天公憐老
大放懷加量到西川

都司紅蕉爲逸騎所傷

粉牆高映綠成陰
待看紅芳雪裏深
一任摧殘付蹄
嚙人間何限惜花心

桂洲夜宴出青州山查薦茗

南环盧橘與枇杷
北果紅秋帶晚霞
清潤入脾消酒
渴甕甌如雪更宜茶

張西峯少叅以詩促曆次韻荅之二首

幾時不見張公子風調才情正可人頗怪歲寒催短
景爲君遲送一年春

祇辦送迎酬過客那知城市有閒人何須鳳曆看時
令才有花開便是春

病起獨坐東堂

病後光陰迥不同怯寒嗔熱怕當風不知短髮緣何
事盡點霜華入鏡中

來青軒和玉溪韻

磴轉峯迴年復年古藤喬木暗流泉西天正在西牕

外一片丹青落照前

送人往姑蘇

春病春愁撥不開欲因東海望蓬萊扁舟不得從君
去同上姑蘇百尺臺

嵇忠穆墓

滿川花柳鬪春分城日初高艷綺雲恩怨一空人代
換道旁猶表侍中墳

曉過鹹寨

壁間黯黯路漫漫茅舍雞聲夜向闌浮世無端渾似
夢春來客夢更無端

題西域圖

自從博望通西域唐代諸豪最盛強今日玉門關外
路不須請組繫名王

自劉元海嘯起中原馴致契丹金元之盛防
微杜漸令人三歎息於徙戎一論也西北諸
胡回族尤黠鷙猛嗜慾出於其性此圖簡遠
頗得其情狀於丹青之外蓋錦衣沈君所藏
展閱之餘不能無感於近事因書一絕其後

云

題竹送王秉哲

平安不用報泥金春雨龍孫看過林贏得清風滿人
耳汗青留秘玉堂深

題雙嶼

水面波心相對開海門西望妙高臺不須更問蓬瀛
路獨棹扁舟自往來

題畫鷹

素練秋高草樹枯來從東海勢應孤卽看一擊還千
里更愛凌風不受呼

雪後次西峯韻二首

長安旭日照西峯照見峯頭千尺松龍甲虬枝風鬣

動蒼顏翠色露華濃
獨上高樓望雪峯
有人卧雪伴長松
不知門外停車
蓋鐵被皴稜睡正濃

題倪雲林畫壽齋詩轉壽唐龍江

倪郎逸筆壽齋詩
轉壽龍江海鶴姿
如此山林歲寒
節便拚千文鬢成絲

題黃斗塘詩畫

飛鴻雪跡爲誰留
筆底青松走翠虬
憶得縣衙公事
散聽風聽雨水西頭

送顧生文美遊瑞安

碧峯黃葉釀高秋
滿架圖書手校讐
見說遠遊南海
去好隨龍氣望瀛洲

題馮會東雪竹卷

強項折腰還一時
要看雪裏兩三枝
春風桃李花無
數白白紅紅吹又吹

寄南莊

相看無限故園情
獨倚西樓向晚晴
秋水一奩天上
下荻花楓葉隔江城

贈董子元

汝家舊業天人策
漢室公卿第一流
猶有箕裘待華

胃杏花春雨曲江頭

題畫萱

樹背殷勤祝歲華
短鋤將雨護春沙
朝來省識丹青意
留取堂中日日花

題畫寄陶良伯

東谷先生谷水東
黑頭歸去五雲中
門前五柳今如許
不負陶家有祖風

題悅茶卷

水竹交居事事宜
更將春思鬪槍旗
分符調得中冷到
未放松陰鶴夢遲

予與襲錦子別凡十年矣丙戌冬初再得書不勝馳想題此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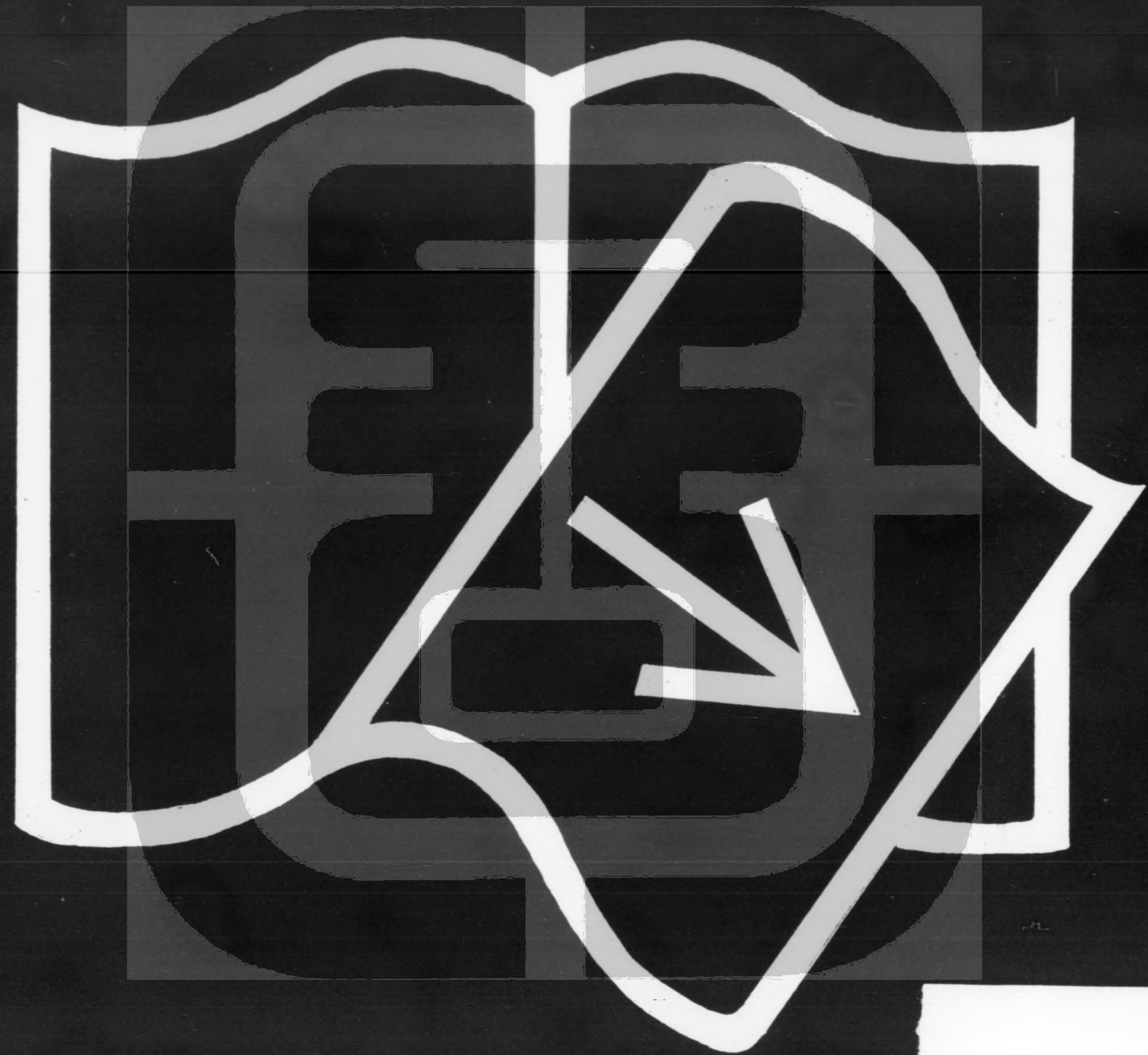
人間真有揚州鶴
海上寧無青鳥書
一紙應須萬金價
相思又是十年餘

題馬麟畫蘭

秋風九畹正離離
畫裏相看一兩枝
欲寄所思無奈遠
間拈湘管對題詩

梅雪絕句三首

嶺南多梅却少雪
塞北苦寒花絕無
爭似吳峯千尺白
暗香疎影兩三株



原件短缺

P10.

主人亭子青山曲雪護梅花傍綺疏扶起隔宵淹酒
病裏頭袖手仗消除
淺沙細水獨相親無賴飛瓊如早春本是玉肌偏耐
冷捲簾孤負惜花人

挽人失偶

春辭原上花銷雨鸞去臺空鳳獨飛寒夜燈前開故
篋不知淚滿舊縫衣

題竹隱卷

拋閒緣謝畏途短床方簟竹間鋪睡餘滿地西風
後亂掃枯枝下酒壚

前十年願豐堂曾識金宗魯後十年宗魯之子
復至江山如昨而余已老矣不知今吾故吾
寧何如耶漫興一首

曾看老馬五花紋驥子風神又出群世上驪黃總相
似不知誰爲掃千軍

過溪莊留題

漠漠平田水漫流溪莊端合雨中遊主人愛客千金
壽報爾天香萬斛秋

謝何登之惠玉蘭

揚州何遜最能文江水東流隔暮雲我有好峯三十

六玉蘭花發正思君

陸文裕公續集卷七

陸文裕公續集卷八

序八首

贈楊司封仲玉序

我朝兩都並建士大夫宦歷同謂之天子禁近之臣自北乞南者著例輒聽其去非獨以便臣下之情亦以養廉靜之操也自南入北者必以薦拔遷擢論不得自乞其法意微矣楊先生仲玉以桐鄉令五月詔開化三年政成入為刑部主事閱三月以養母便乞南改吏部主事去予方卧疾于家聞而慕之及起告來先生之子兵科給事中士宜以行卷請叙先

序
先生之行也予不及送願有言焉及讀少宗伯東江顧先生所贈序稱楊氏之先世積善于已獲報于天故先生兄弟父子之間科第人物聯美並秀爲一時郡邑冠昭乎天人之際可以勸矣予何加焉惟昔往歲以使事過三衢方是時先生令開化適群盜發饒信間而開化當盜衝先生亟請城焉旣得命親閱版築屹然保障而開化可守矣嚴村者開化之間道也先生眎其地曰僻而捷請守焉上官不以爲然賊竟由嚴村口入賊旣入開化間先生據城不暇寢食者凡六旬獨以恩信招集勇敢殺賊甚衆及上首級歎曰

殺人以成功名吾不忍也卒爲有力者冒去以得賞賊旣退殺掠慘酷居民凋耗上官欲按舊籍定賦先生曰亡者民也存者籍也亡者實存者虛以虛存徵實役其何以堪吾又忍爲之遂躬歷鄉鄙閱實口數以新籍從事余採諸道路之言如此復訪諸士大夫皆然予竊識之今得牽聯書諸簡末使後有考焉先生蓋勇於爲善而獨廉靜於進取者耶楊氏之獲於天者宜益厚矣則是行也果不足以盡先生而足以爲先生賀先生之兄伯玉憲副與予爲忘年交憲副公直諫不喜人諛佞年未及而身先退廉靜之操尤

爲卓立夫屈伸進退之間君子所以與道消息者也
余無似不足以與於此士宜幸有以質之

縣侯張八峯考滿序

嘉靖癸卯八峯先生令上海之三年 今上皇帝中
興之二十有二年也仰惟 皇上深仁厚澤浸漬海
隅而綜核之法精我侯以宏材碩學輔理赤縣而循
良之政舉蓋千載一時也侯舉戊戌進士有聲當道
者噐之試令於海海東南壯縣素號難治侯之令海
也先德教而後政刑敦本實而汰浮冗嘗有言曰使
吾有赫赫之名吾寧徐徐之爲愈也使吾爲快心之

舉吾寧遜志之爲務也是故一年而道行二年而信
孚三年而化成海之爲海亦旣改觀矣今獻績于

朝當爲治平第一侯自此升矣夫君子學成而仕患
無其時時矣患無其遇遇矣患爲他奪而業之不能
竟也我侯身際 聖明道合當軸而又實以三年之

俸曆志遂而業成上獲而下得可不謂千載一時也
哉十日戒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江上有爲達才
之論者曰侯豈百里所能淹哉司封駁持諫諍以左
右 天子發舒輔相之業吾海上固桐鄉也有爲留
行之計者曰天下一縣之積也使侯之道行必有轉

移感應之機風動阿衡猶運掌也兩者不能決以論于深深曰皆是也凡人之情有愛之者則不忍其去有望之者則不願其留雖然大小則有間矣與其私於一方孰若公於天下八峯其行哉昔王文正公于明宋之賢相其送薛簡肅之爲轉運也曰東南民力竭矣薛公一奉其言爲世名臣竊意當時文正深居廟堂之中未必親覽東南之實且真仁之朝宋事將非矣顧宰相一言雖百世猶頌之惟我 聖祖肇基淮甸 皇上龍飛江漢東南氣勢豈前代所敢望哉况今天下一統幅員萬里又無蕪雲興靈之役中外

臣工注意根本之地者謨謀迭出海實東南之一邑固在衽席之上矣但今日之事則我侯之所身親目擊者也侯亦有意於文正之言否耶今 制凡考滿自外入者先上其事於考功考功殿最之乃上其事於天官卿天官卿殿最之然後上其事於 朝天子親殿最之其高等則有 錫宴賜勅之典或有面對輪召之舉侯時在列倘以東南民力聞於 上事有所濟則回天沃日之功又當出王文正之右矣是誠千載一時也侯唯唯相與戴拜而別御醫顧君定芳輩前趨以告諸士大夫曰古者行必有贈禮也

斯可以爲八峯贈矣請書于簡

鯉庭雙壽序

嘉靖甲申歲秋九月未盡一日董徵君三岡翁初度辰也寔開六袞配孺人氏宋同焉翁孺人有德德翁與孺人者咸以雙壽壽翁初翁屢舉子輒不育昨歲始得男男甚偉長必後董人尤以爲仁者之報進士董君羽用旣祝焉曰是宜稱鯉庭雙壽庶以彰天之報仁人乃手書翁之懿行足以祈天永命者百十以告于儼山人陸深曰翁子儀之伯父也子儀猶之子也知子儀者伯父深矣伯父母之壽故子儀之慶尤

深焉夫可慶者壽可傳者文可文者情文以彰壽壽以徵德德以求世於有道者望也此子儀之情也敢請予發書不敢當者久之子儀之請至再而益勤因念今世號稱巨族世家者爲不少矣而詩禮甲科之盛則吾郡聞焉吾郡詩禮甲科之家爲不少矣而父子兄弟之盛則董氏擅焉乃若出處之皆賢繼承之不替則尤盛於董氏予初登朝從廷尉中岡公郡伯宜菴公之後而太守守菴公寔有京闈同年之好已復連姻曩歲拜太夫人於里第時與三岡翁游處信宿醇然君子儒也方時年甚強氣甚壯偉貌而玉

哲真貴介公子也退乎其容縉乎其禮度謙謙乎不
示人以城府則名門之令器也聽其議論辯而理考
其踐履密而誠觀其運用出而不窮蓋練達經綸才
也游心物外不以世慮紛擾茂林修竹之間杖屨往
來却而望之又神仙流也予敬且慕焉頻年以來德
義益聞惠澤益廣克養益遠而春秋益以高矣承事
諸兄間藹然孝友之光爲世矜式天眷明德俾有賢
嗣翁殆今之仁人耶傳曰仁者壽夫仁道之難也久
矣千載一人若猶接踵况於並世而雙一家所萃饗
偕老之福如翁如孺人者是又 國家禎瑞之符而

非董氏一門之慶雖羽用愛深情至恐亦未得專而
慶之也自是而壽愈升則慶愈大慶愈大則傳愈永
傳愈永則德愈深而風愈遠古人所謂不朽者蓋若
是深知翁故史官也庸書以俟并以復羽用云翁名
懷字世德御史介軒公之季子別號三岡人稱之曰
三岡翁亦壽也

壽沈西津方伯六十序

大方伯西津先生沈公旣致蜀政歸歸數年年始登
六十今嘉靖辛卯六月九日實惟初度之辰僉謂公
官至二品矣用之尚未盡其才或者天將益之以筭

乎深曰何但已也 聖明圖治惟才是求惟求老成
是事 天子且用公於六十外益之以筭者庸知非
所以盡其才乎僉又曰然是宜賀且祝也相率先期
登堂舉禮請詞爲侑沈氏之良有雲谿先生者明於
大道善爲盈虛之詞曰榮名外也神明內也外益形
內益生外厚矣而生無益者有之未有趨於外而中
之有也其惟核之存乎其惟兌之塞乎惟聰之黜而
明且闇乎以無爲爲爲乎吾家弟之所知也是故抗
志物表獨超大原雖涉世多虞而險夷欣戚之境藐
焉不一槩於中是壽徵也有百戶侯昌甫者志於大

業善爲康濟之詞曰文經武底治之道也禮禁法防
理之制也故變化消息與天地俱大人思以一身易
天下故曰安我所以亨天下也存我所以厚蒼生也
仁壽之効成而吾且與共其不朽吾家兄之所辦也
是故敷歷中外卓有政績居常未忍忘世於凡 國
家理亂之原聞焉必議議焉必詳精神意氣之駿發
日盛而月新是壽徵也於是進士存肅捧觴趨而前
曰二父之言良是夫修身以至於求命爲邦而迄於
治安此豈常人所能哉吾叔父實兼有焉雖然古君
子之道放之則運六合而有餘歛之則藏一身於無

迹此豈有二致哉吾叔父豈有聞焉顧吾叔父廉直自信動與時忤耳順云及冢器尤虛天道於仁人何如也方今天子神聖斷然爲威福之主清問明揚使是非忠佞大白於天下以究中和位育之化吾叔父葆真延祥誕毓多男以衍螽斯瓜瓞之風存肅忝以詩書承公後歲歲當率宗人如此一觴此存肅之志亦存肅之所爲祝也先生以爲何如深聞之曰懿哉雲谿之言淵乎有兄道焉戶侯之言秩乎有弟道焉進士之言藹乎有子道焉是可以訓矣深少而鄙公有五年之長竊幸同朝猶兄弟也膏馥所溉亦

既多矣使公之道行與公之身壽方且恃以爲重寧非慰且願哉自惟沈陸世居海上百年以來迭相婚媾先世長老皆淳樸和厚故多壽考至於今未衰也又幸從公以科第起其家益有榮光焉一脉之承傳又寧無望於公哉公將邁期耄閱歲寒巋然松栢之韻使宗黨媼戚未有矜式庶幾人以道尊年以人壽此又深之祝也是故特書爲序以張之鄉邦且使兩家子弟共聞焉世敦之抑世守之固有出於言語文辭之外者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海國留春卷後序

右海國留春之詩凡若干首并以海國留春之序一首此鄭侯啓範自上海令赴召起而上海士大夫所爲作也蓋以留侯侯不可留遂以思侯云侯莆田名家弱冠舉進士負奇傑之才博學而明於理令上海滿三年矣惠政焯焯以百十計最其大者右文興學稽古卹民有不變焉海環地六百里齒聚而易爭故好訟海地之所產利薄而費穰故吝財訟之至也至於忘曲直而擾公私吝之至也至於逋賦貢而喜怨誹二者海之難理也甚矣自侯之來百事改觀固未嘗遣一介行境內又未嘗輕取一介於人人故海

之民甚安之其去也海之民甚思之夫海之民能思之未必能言之海士大夫能言之未必能傳之故彙而帙之并以贈侯將使天下後世知侯者衆也衆謂深宜序其後深辱侯知且舊顧不文未必能傳侯乃爲之序曰環數百里而爲縣壯縣也以進士令壯縣擇而使之也進士令壯縣舉矣才也舉壯縣滿三年得召才之著也召去且將爲給事中爲侍御史當其才也夫縣令給事御史極內外之選也雖然縣令給事御史品皆在第七自進士爲之皆初階也自此以往陟臺省與國政充其才也雖然其事則皆縣令

之事也縣令之事吏戶禮兵刑工古之六官也故縣令才也然後爲才給事才御史故初之難者縣令也上海視他壯縣尤稱繁鉅侯舉之已無難矣而况于其他乎自此而陟臺省聞國政特出其餘耳深病且老矣願拭目以觀侯之進且以求海國之思也若侯之留於海者衆矣故序

鄉同年會序

弘治辛酉南畿錄士凡百三十有五人正德丁丑之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會于京師與者凡二十六人越七日再會前此甲戌之春嘗會矣凡四十九人至

是則會愈數人愈寡而情愈親嗟乎士方年壯志銳輒欲盡攬天下之材傑而交之然嘗患乎不專及夫歷閱久而事變更升沉散聚槩於中然常患乎不樂暢湮鬱之情以聯渙散之勢是則茲會之意也朋友之道其來久矣惟近世同年之交同升而臣有兄弟之義同師而出有几席之親是故疏而密遠而近間有不識面目一問姓名而情好已敦雖其子子孫孫猶將世世講之矣况於地鄰人接生長千里之內爲鄉同年者哉是則茲會之不容以已也雖然情必附義私不勝公此古之道也諸君子知所以會者乎以

同年之好也亦知所以爲同年者乎 國家設科以待天下之士固將以同文求之夫文同則道同求同則進同然而出處顯晦中外遠近大小蚤暮勢有不能盡同而同力同心以報 國致志無乎不同者是則茲會之光也深不敏敢以爲諸同年告與會之士某授某官行也因以爲贈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沙邑陳公詩一編也公在 英宗之朝仕爲河南布政都事公旣歸老之言也其後人錄之以昭公之志公卒之餘三十年其孫輿始由閩省檄貢

在今 天子之庭旣留南雍又二年始歌鹿鳴於應天又二年始出錄俾同年友陸深咏歌之旣又屬以序頃嘗奉君語間及先公嘗婉辭以避或中語則輟察其意蓋悼公之不得志又重慮聞者之未悉也乃盡扣之曰先公士乎曰士也治經讀史負不群之志操筆摛文時輩退服曰先公仕乎曰仕也廉明有識長於劇治但以氣岸自高不知爲小官也以是爲當道者弗容然窘孽百至竟亦莫能加民譽日增焉曰先公歸乎曰歸也有田數畝以給食課童婢以足衣讀書賦詩以終日英氣壯志常發於酒酣耳熱之後

深之得於公孫者如此及讀公是詩果樸素英發古
之風節人也徐考所至皆不稱公公有經史胡爲八
舉皆北公有才政胡爲官不再遷是豈皆遇也乎由
今觀之則天之報公也不必於其身將隆其後靳於
一時者流於百世高階通顯有與公同時者今其鄉
鄰子弟有不能舉其名尋其門戶亦就凋廢公雖一
命之士去於世也遠矣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樂繹
公之美讀是錄也皆知於今有公也進而與公之孫
交也皆知公之有後也於公孰賢哉公諱某忠肅公
之後璵字良玉積學富文將盡發公之藏者是爲序

壽唐母張孺人六十序

唐母張孺人以辛丑生今歲再行辛丑花甲重周而
始開七袞古稱中壽是已十月十有二日爲初度之
辰兩族子姪暨郡邑嫺姪相率登堂爲壽而以侑觴
之辭屬予惟吾郡士族多舊家而張唐尤顯城東三
節之門尚書南山公擅焉孺人其女孫也唐氏居金
雁者世世以積善稱郎中西園公復以甲科起其家
孺人其冢婦也予陸氏亦望松郡忝列朝紳適從
尚書郎中公後且敬且慕辱兩家皆不予鄙子楫遂
娶孺人之季女有媿好焉故知孺人爲詳復念竹溪

君游締之雅故敬孺人爲最蓋有年矣予適蒙 恩
歸休楫亦以廕卒業太學侍予南還數請於予曰唐
自西園公違世家遂中落賴我竹溪公以詩禮續家
聲以儉勤保家業彬彬然日益昌大孺人內贊之力
居多兒將以此爲祝予曰是婦道之常爾未足爲孺
人壽也楫曰再自竹溪公違世家日益凋賴我孺人
周旋百蠱訓迪嗣子以有聲太學唐祚之行未艾兒
將以此爲祝予曰是母道之常爾未足爲孺人壽也
惟孺人之大節在造唐其足以格天也必矣茲當食
報之秋吾知天之所以壽孺人也必矣孺人惟一子

自治方其早失怙也孺人憂其無以立夙夜訓誨身
兼師保今自治之學有成矣氣體克裕矣當俾西園
公爲有孫竹溪君爲有子而自治將多男則含飴錫
類其所造唐者比於安國運豈出忠臣良將之下哉
今茲稱壽正祝頌之始耳兒輩觴酒豆肉足爲賢母
榮哉於是楫蹠而前曰是兒之所欲言而未能者也
請書爲賀遂書

陸文裕公續集卷八

陸文裕公續集卷九

序 九首

送臨江俞節推之任序

天下之事必有始故善作者不廢善成者不遺斯古今之通義也雖然道化與時隆污殆未可執一而論其始卒未嘗不在豪傑之士必先識之得之以為理相時而動罔不吉其至也率於化會於道而天下之理成矣今天下之理曷為乎始孔子之言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夫飲食者嗜慾之道也生人所不可一日無者也有嗜欲而

後有爭訟有爭訟而後有師又天地之大義也故自
乾自坤自屯自蒙自需而訟而師雖聖人之序易也
亦不得而與焉訟者小刑也師者大刑也今之世卽
使刑措焉而六官之職弗理者未之有也 國家百
有餘年涵煦而生息之至矣閭閻之下以聚以嬉日
用飲食詐僞日滋漸張勢也故所在相告訐深文巧
詆鞭笞不得停囹圄不得隙在上之人有以齊之而
以理理之法固當爾雖使聖賢復生理今之世純用
禮樂焉而於刑罰不究其有能致理也乎竊嘗研推
三代之治與今日之宜斷然以刑爲之始而不能不

厚望於司刑之官也惟我 皇朝於刑是審是慎內
而兩畿則以臺憲重臣董之外而諸藩則屬之按察
使若府則特設推官一人焉是蓋配六官以爲理矣
歲時復出大司寇屬巡行天下加詳允焉至今刑未
甚措而禮樂未甚興將予之所謂始者非耶抑司刑
者未得其理而理之耶皆未可知也今 天子踐祚
百度更始首降 德音拳拳於欽恤之道士也乘大
運膺官守攄夙學庸非一時耶吾郡俞君世美以成
化癸卯鄉進士屢上春官富文史識道理今年夏謁
選天官天官卿才之俾節推臨江府事臨江大郡也

民庶而訟繁僉謂非君莫宜將之任謁余言爲行李
叙君固豪傑之士其於天下始固識之得之乎哉今
出佐大郡爲詳刑官將舉而措之不難矣雖然計君
之職亦難矣夫環一郡之刑獄皆於君焉平反焉然
非能自致於理也必且合乎上之意以得乎下之情
夫上得以勢位臨之下得以利害動之惟上之徇則
廢職惟下之徇則廢法二者不可均也一視之於理
禍福利鈍不遑計焉雖然處下易處上難夫下之人
動以利害世固有不畏利害者矣而下之利害且有
時而不行也惟上之人不但臨之以勢位又能以名

動之世鮮有不好名者矣徒取敏捷辦事之名以爲
榮焉而下之情多失其實雖知而不問問而甘心焉
何取於理哉君且安焉食其祿居其位可乎不可也
深不佞敢以告君并以風當世之詳刑者

通判原公利民偉績序

代作

地勢入於東南吳故澤國也松爲吳甲郡地分東西
鄉東瀕於海乃高阜西薄諸湖則洿下焉時或霽雨
兼旬則西爲巨壑或彌月不雨則東或龜坼民於是
乎艱粒矣夫一郡也而利害迥異旱潦在天者不可
必有相之道則存乎人焉故古之言治水者二濬與

防而已今天子向意東南軫念及此蓋自府僚縣
佐而下凡職是者皆慎其選匪賢且才弗得任視他
特加重焉先是水利掌於浙臬慮其事兼而任分也
故特出部署一人以代之又慮其官暫而權輕也故
特命今郎中傅公某專掌之而吾侯以倜儻卓犖之
才服是命而期至上下得人一時胥慶焉粵惟東南
之地旣非西北諸方比沃壤宜稻梁故莫利於水一
失其平轉利爲害猶反覆手也而吾侯心切民隱慮
關國家廣詢博訪諏厥便以爲利民計相時之宜
度地之利高者濬之以疏其堙淤漲塞之妨下者堤

之以殺其奔騰澎湃之勢蒼農老耕皆安所業焉某
也試以目擊一二言之槩可類推矣肇家濱密邇縣
治自邑以西阡陌皆取給焉故嘗堙淤民恒苦之侯
至自松覽厥地以爲是當疏者乃檄諸縣鳩工集財
夫丁凡若干人皆卽日從事侯又親臨以程之畚鍤
之聲相聞於道未及浹旬而向之堙淤者類皆通焉
是河遶學宮之南迤邐而西蓋當一邑文明之地源
脉久蕪不獨田夫有旱暵之憂雖登臨弔古者平沙
淺草淒涼溢目蓋有感歎而興怨者矣今旣得侯以
通豈復有昔日之遺恨乎故嘗循河而舟焉則啓土

成畦絜絜然若山之障乎兩旁也又嘗登高而陸行
焉則碧澌絜匯宛然乎一邑之襟帶也鷗鳥浮沉帆
楫下上遂爲一方之勝槩焉嗟乎是豈直爲文觀哉
居民授田其旁者負耒耜而欣欣伊誰之賜歟夫春
秋之法凡勤恤民隱者皆在所當書以侯之績之偉
如是固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後已也顧非其人歟侯
姓原氏其處人官今松江府倅云

賀大理丞李仲陽序

今上將用一人丞大理下公卿議議以監察御史李
先生仲陽名上報可而先生遂進爲天子輔弼之

臣矣監察御史林君孚可合同官者而問賀於深深
應之曰先生所謂當世之才而名位則未極者也昔
先生從先封君遊嘉定矣深少而聞之知讀其文矣
瞻以博長而登朝先生賜之交獲識其人矣粹以
雅旣乃南巡得被其政矣正而理曩過桐鄉考於其
治矣豈第而民思之也若是者深竊以爲用先生之
未及盡而丞大理亦常資也於先生何賀焉孚可諸
君子各以意對曰天子懸位以待天下之賢者賢
者必得然親踈之感異固人情也仲陽吾之所知者
而吾獨得無情乎吾是以賀曰此朋友之義也可謂

進而不忘者矣曰天下之要以天下之賢者處之不
賢而處天下之要吾等與有責焉仲陽所處吾可以
慰矣吾是以賀曰此秉彝之心可謂公而有體者矣
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學也非榮其位也而位弗相值
則有枉其學者矣仲陽值其位而大可見之行也吾
是以賀曰此公善之心也可謂仁而同物者矣曰
天子爲官而擇人人得而官理大理者古廷尉之官
所謂天下平也平而天下之理可幾矣吾是以賀曰
此社稷之志也可謂忠而及遠者矣夫進而不忌則
有功公而有體則有勸仁而同物則有容忠而及遠
生賀可也遂書爲序

送黎侍御巡按南都序

議者皆曰今之御史美官也御史而巡按又美也按
而得善地又美也其不以士之學而仕仕而行仕有
不得盡其學而行有難於仕者而御史者行之易也
御史而巡按行之遂也按而得善地行之而速其效
也是其所以爲美也雖然以僕論之殆所以爲難也
御史以言爲職天下事御史皆得言之言之而善其

後夷考其人如其言不已難乎其出而巡按則尤難焉者夫獻其言盡其議其成與否顧緩與速我猶不得獨任其責也一旦奉天子明命轄數百里之地數百里之地左仰而右望一人是賴固非曩之徒言可槩又况浹歲責其成者哉維僻遠之地爲易稱耳蓋事簡俗變簡則有餘變則有功故也非若通都大國百廢具舉刻期而集心條手撫有日不暇給者矣而縉紳大夫又瞠乎其後也議其得失如較白黑毀譽之來固朝行部而夕廊廟若此者皆僕之所以難也由其難以成其美豈非存乎其人哉新喻黎君乾

兆官至御史御史而巡按按而得南都南都固善地也今之所美備之矣然度君果舉是也乎僕知黎君者也真其人哉夫士必有學而後行之大必有氣節而後行之沛然君聚書充棟暇則較閱若經生然間嘗奉緒論叩其所得深矣其立朝屢抗大議蹇蹇諤諤不少徇俗挾其所有如是乎可量也然則今日爲御史御史而巡按按而得善地有不舉舉而難者未之有也於是嚴言士惟中乾兆之嫺家也喜是行必成其美率我同館之士凡三十輩賦詩餞之旣成而屬序於僕維昔崧高烝民此同朝餞送之始也然成

於一人止於一篇未有若今日之盛也而二詩者於
山甫申伯之德業極其鋪陳若不容口至於今讀之
人不以吉甫爲佞故僕於序是詩也舉其美列其難
易而并著黎君之大者將以論於天下後世天下後
世之人讀是詩也亦不以僕爲佞固願且幸也時黎
君之母太孺人適登八十乾兆素謀歸壽壽今便甚
將溯江而上率其族人子姓共拜於堂下然後循江
而下以視事焉共其公以慰其私此皇華四牡之所
無者是又一美也故序

賀君內子輓詩序

婦人之德無故無稱凡稱必故也婦人之職不越閨
門其稱賢婦繫其夫其稱賢母繫其子匪專辭也專
辭則故故者婦人之厲也相夫子以正終無得而稱
焉斯婦人之道也武昌賀君天爵之內子某氏婦人
之賢也不幸蚤死其賢愈顯余來南雍辱交於賀君
既久竊歎其於人也有三讀書綴文既工既勤氣銳
志專無少外奪其敏而學一也賓至則絜觴豐豆有
饒有芳酒醴以時殺核惟旅其恭而禮二也衣皆麻
帛不御繒帛雖質而整望之有章其儉而衷三也及
是內子之卒予然後知君之賢與有助焉卒之日在

南雍之寓殯殮既具天爵嗚嗚哭不休曰天乎奪吾良仇家蠱蠱心矣吾曷以究吾學中饋無所託矣吾曷以飲食吾友衣裳顛倒矣吾曷以取吾衷衆聞而悲之乃訪古蒿里薤露爲詩若歌以悼其厲以寫其賢以吊賀君之不幸君重惟內子客死且無嗣恐遂湮其賢也乃彙次成帙屬予序而傳之予謂君之內子厲莫大焉享年不得望三十相其夫不及食其報客死之日無三尺之孤此豈惟賀君之所痛天下之所共悲哉將死者有知未遽逝也雖然氣之聚而生其散而死方其聚也不能不散脩短數也惟有賢傳於左方覽者當各得其旨焉故序

張毋翁孺人八十壽序

孺人氏翁翁莆大族也入我朝有謚襄敏者官至戶部尚書爲時名臣孺人之祖也孺人幼有淑質以女德聞一鄉擇歸東崖府君遂相府君以文學起仕至龍門令以婦道聞一郡東崖府君吾上海令張侯國鎮之父也國鎮以名進士今海有美政豈弟慈祥人父母之士大夫望侯容色如楸楠杞梓鬱茂參天

又如明珠玉樹光彩照世退而私相語曰侯固學成
意必有本將山川之間氣耶亦父母之訓成也何淵
源迥異若此侯嘗貽書吾兒楫曰秉壺有母行年八
十養在里第瞻雲千里靡日不思母每作手教至必
曰汝父所蓄出焉尚餘汝之上海猶龍門也其一心
爲國以報 天子又曰循良之政古人所賢汝之上
海乃製錦也其加意民瘼以無負所學則又曰功名
之際官有三事先襄敏公之望與東崖公之名舉目
在前汝之上海固發軔也其懋思先德以振家聲予
老且康無子思也秉壺每得書必焚香百拜奉之惟

謹故海政廳治惟尊翁儼山知之不識果能慰吾母
否也今歲辛丑十一月廿又五日實惟初度之辰將
致一觴爲壽惟儼山一言侑之予聞之歎曰此一世
之賢母也吾邑六百里孺人之膏潤及焉予何敢愛
乃作而言曰世稱八母惟嫡尊且貴焉而壽世之所
難也壽登耄耄尤難也壽矣而賢又難也賢矣多男
有如國鎮後之者則又難也 制進士有錄錄世系
也錄必先嫡至貽封亦必先之孺人播螽斯膠木之
風以大張氏之後東崖公三子孺人姪保過於本生
國鎮爲季已先錄之方將入爲臺諫馴至卿輔孺人

當踰百齡 鸞封鳳誥一品之貴又將先及此則古
今之所難而亦古今之所敬且愛也敬愛所萃歌頌
興焉是闕雖麟趾之義也莆陽文獻當有鉅作揚之
顧予不類爲歎 聖天子將采詩陳風孺人之懿又
當先及孺人於是可慰而國鎮之爲養大矣乃製爲
三祝之詞授侯寓歸俾歌之以侑觴其初曰瞻彼壺
公峻極于天時出雲雨覆露八埏壽筵啓兮當筵前
太夫人中坐兮擁列仙其次曰東望瀛海中有三山
六鰲引首蟠木爲闕流霞再進兮同潏爰笙歌沸兮
舞爛斑其三曰二儀交會六合同春邑有賢令家有

慈親對南山兮綺席宏陳回古風兮今孺人

新江十詠詩序

君子去其鄉則思何思欲見之也欲見之者何厚之
道也何爲欲見之厚也重本也凡事必有本水有本
源木有本根作室者有基本而况於人乎人之生於
是鄉也山嶽儲精水土孕靈父兄宗族之攸萃一旦
去之曷爲而能已於思乎旣思之遂去之者何古者
男子始生則懸桑弧蓬矢志四方也將行道於四方
也夫以孔孟之聖賢轍迹幾遍天下而獨於齊魯之
邦未嘗忘情焉凡以重本也夫人之情旣不能無思

序
思而不能遂見得見其似者可矣此圖畫咏歌之設
古人之所爲不廢者與是故輞川以摩詰之丹青平
泉以文饒之手筆彼皆百世傳也而况于今乎林君
德潤鄞產也來教於吾海邑居常爲重本之思其鄉
士郁古淡爲作新江十景圖以慰之十景者何曰梁
山伯祠曰石將軍廟曰高衍義塚者古也曰龍潭禳
禱者功也曰葉菴齋鼓曰寶慶晨鍾曰夾塘觀漲曰
新渡橫舟曰五港秋月曰百丈春波者勝也士大夫
聞之各因題賦詩焉浸成巨卷而授予序按新江左
鄞城之西十里許而所謂十景者相望於三四里中

於德潤之居環而列焉德潤當鳴鐸授經之餘每一
展玩按圖咏詩則水木桑梓之念勃然以興他日致
位顯融所到益遠相與提携之久又有今昔之感而
益思所以爲鄉邦重者不必親到其地而凡杖履之
往來童子之遊釣者已歷歷在目不自知其身之爲
客也是卷胡可少哉凡有事四方者可以法矣

贈翁憲副存道自松赴浙序

松天下之雄郡也 朝廷必擇士大夫之賢且才者
守之士大夫之得守松者亦以賢且才自待是故松
治常天下之最也而守輒遷及夫遷而去也民各因

其治思焉其民之雍然以長也其治和其民之穆然以深也其治肅其民之驩然以固也其治惠其民之秩然以婉也其治文其民之儼然若有慕也廓然若自失也其治寬以仁君子率於是乎有考焉潮陽翁侯存道以名御史出守松不及三年遷爲浙江按察使副其去也民思焉所謂雍然長者穆然深者藹然固者秩然婉者實兼之而儼然若慕廓然若失者尤甚蓋侯之治以寬爲之本是宜繫民之思推郡莆陽李君與侯雅知善來攝海事率其屬役往送焉蓋從民之思也而謂深宜序昔侯爲御史時余初登朝

從班行末望而偉之廉問焉曰翁御史辱從朝士游稱有風裁者亦曰翁御史又聞與湖襄之士游數能按者亦曰翁御史閩之士從旁首肯焉又曰是嘗治吾興化者固宜然侯所到皆有聲去皆見思若是然則自松而遷浙又自浙而遷而去也其民有弗思者乎其士大夫有弗交譽者乎夫浙亦天下之雄藩也將於異日乎有考焉前松守宜春劉侯今爲其布政左使劉侯之治尚嚴翁侯往以寬濟之其有合乎兩松守並時俱蒞於浙又皆賢也藩臬兼資政刑相弼浙不謂得人矣乎故得牽連書以爲浙之士民賀

壽汪思雲室余孺人七袞序

大江迤南山川雄麗甲宇內而生人稱焉多偉丈夫
 奇男子隱顯不常而常可稱述蓋自古然我朝涵
 養休息幾二百年宛然周南之風化徽歛又江南之
 上游也山益高俗益美氣益完固蓋不獨男德為賢
 而又有女德焉汪生尚庠歛產也遊上海以母壽請
 為祝曰吾母余孺人今年以八月廿又四日登七十
 尚庠謀捧觴歸敢以聞孺人思雲居士汪處全之配
 也予聞其賢舊矣尚庠雖無請予當有詞况請之勤
 乎予乃進尚庠而告之曰家之興以婦子之賢以母

夫之相以妻汝知之乎汝父思雲與予交三十年矣
 雅懷貞操挾高貲游江湖間求一世豪傑士與之上
 下其意氣重義尚禮無世俗翻覆之態殆以商隱者
 與然什九在外而家門之政自孺人一身當之思雲
 三十未有嗣孺人每語之曰吾無以侍君汪之大事
 未遂君寧獨我望與遠近良家子求可得也胡為栖
 栖若是儉乎思雲感其意為置側室已而孺人即舉
 三男而側室繼出三男人以為賢淑之報焉六男繞
 膝孺人撫之如一產暨長一一為婚娶恒誨之曰爾
 父不得已業商爾輩各宜以經學光汪氏吾願也於

是二子遂以邑庠士遊太學聲名藉藉起鄉人榮之行將以科第顯有日矣孺人之教澤及汪氏者何如也且夫梁鴻之譽賴孟德曜而益彰范滂之學行則自其母成之若孺人者宜於家繁於嗣善於室所謂令妻壽母非耶雖然壽亦多端矣蓋自五十之艾以至于期頤均之謂壽而七十則人稱之爲稀年若孺人之賢亦世之所希有也夫以希有之德而享希年之壽此固天道之所厚庇而陰隲焉者也尚庠歸以予言爲孺人壽觴侑孺人倚几聽之亦必喜而悅旣喜且悅則心日樂而氣日充矣由是而底期頤可俟也尚庠乃再拜請書遂書爲壽

陸文裕公續集卷九

陸文裕公續集卷十

記四首

小沼記

劉子竒進窵地爲沼於庭庭方廣不踰尋丈沼居其
 半側足行庭中衣前後裾常欲涉沼波是故曰小沼
 京師地高燥水泉雖曠野皆難得况城市乎必欲置
 諸家庭間雖小又難也初劉子作沼課僕汲井輸水
 日不足旣而時雨適至沼遂溢因甃以磚而水始渟
 涵僅乃一泓蒔藕其中浮以蘋藻於是沼成陸子淵
 過而翫之俯見眉髮歷歷可數藕若厭淤而藻若緯

波者徜徉終日不忍去劉子遂命觴於沼上子淵賞其竒顧而問曰夫見不足者羨有餘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見至足也子楚人也而家於洞庭夫洞庭天下之觀也浩渺瀰漫千里一望者嬰而習之見而狎之矣又奚羨此一勺爲哉劉子仰而笑俯而歎曰夫亦各適其適耳吾固不知洞庭之爲大而茲沼之爲小也鳥適於木非必皆鄧林獸適於陸非必皆野是故水一也余誠生長洞庭之上見敗舟没人而洞庭之害者衆矣而吾茲沼幸不至是且一物同適而安危異焉吾未能相易也子淵聞之曰近於理作

小沼記正德二年三月六日

塊庵記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庵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
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
老圃好之况其尊者乎獨塊何好眎之塊然而已人
無知愚賢不肖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
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
世之所不好者爲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
末斥其浮崇于實人皆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
塊故得以塊自居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

頃畝之外皆塊之爲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爲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爲文云

遺橘軒記

金橘橘類也其大如彈小者如豆其味酸其木扶疎其實純黃可以實賓豆或以之漬蜜香美可久江南園圃多有之或以爲庭實秋冬時纍纍隱映可觀而蘇之洞庭擅厚利焉一名金柑昔人所咏分金者是殆其一種與弘治末江南連歲大寒河水盈尺凡物

之附熱者輒死柑橘無遺雖洞庭百年之植皆盡往往吳人之所厭飫者顧取給於他方余家西堂庭中一樹先大父手植也可五六十載輪困盤屈有奇觀焉正德戊辰余以憂還家林木變衰花竹蕪萎而是橘也獨以其蔽於屋一角尚在方其盛時園圃聯榮美實克物奚獨顧此一旦經變之餘人方幸其無恙而加愛焉豈知向日之所蓬藿而蒿艾之者亦是物也哉夫事有時貴物有託存此類非耶遂作小軒臨之除去穢壤疏剔條幹其僵凍未凋之色與余衰毀僅存之形又相當也因題其楣曰遺橘且用比之於

言
卷十
三
桑梓云巳巳二月朔日記

鶴沙家慶圖記

雲間山水自西來結滄海東匯其最勝地曰鶴沙晉華亭侯別業也因得名最古其地最著姓曰談蓋自司空公而後益繁焉談氏之子弟其最佳者余皆獲與之遊焉曰舜年者與同筆硯攻進士業最相友善舜年之兄曰舜耕與同場屋角藝俱敗去因而相知於是以文義下上者十年於茲矣最久雖然余未獲升談氏之堂而於其昆季群從猶未數數然也竊意必有仁厚壽考之人與文章博雅之士相稱以當茲

地之勝正德丁巳余自史局東歸談茂才曰寶之者謂余江東手持一圖曰家慶者再拜言曰寶之家翁杞石先生與家夫人金今年登並五十六月八日誕辰也兩從父東石西石先生繪此圖為壽先生從父之知己也而家翁之願交焉者也敢以文請挹其容煦然而敬恭也聽其言粹然而辯也課其進退夔夔若有承而出之也余甚異之迺進自賓階與之坐而諾焉杞石先生者名某字舜錫舜年之最長兄也以行誼聞昔人稱王謝子弟靡不佳者其故家流風致然今夫以舜耕舜年者為之弟而有寶之者為之子

又故家焉其人何如也余所謂仁厚壽考者其斯人
與余聞談氏愛石輦洞庭之祕發靈壁之藏環居而
山焉巉巖峭嶮類海上三山之爲而奇峯幽洞足以
供瞻眺入詠歌雲霞縹緲之中時有騷鸞駕鶴者彷彿
來焉於是舜錫稱杞石舜耕稱東石舜年稱西石
夫山氣之融結者也其德靜若君子之廉介而有恒
者也故孔子曰仁者樂山繼之曰仁者壽以類從也
夫居山樂山聖人尚因其情以占其效之必至而况
嗜好之篤如杞石之爲其效又何如也又况厚之以
耆舊之風衍之以詩書之澤者然則今之五十慶之

所由始也他日將膺國慶天子且致慶願少俟
焉豈特家云乎哉雖然舜耕舜年之繪圖者弟也寶
之之乞言者孝也皆不可以不記

跋三首

跋世壽堂卷

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嶽之靜常也松柏之貞茂也物
且然耳若周氏之世壽固有本哉深竊論周義翁之
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爲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
下最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
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

漸滅瓦解何其快也若翁者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
夏之主於克復華夏之始又何其奇也翁六世孫震
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徃未艾是能毗輔華夏之
道以益昌翁之世者又不徒爲壽而已矣震其懋之
哉深乃於鄱陽觀是卷而書之翁生於宋景定之五
年鄉飲禮行於皇明洪武之五年卒於鄉飲後之
六年震生於成化之五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
書于七年寔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跋鄭文峯所藏劉松年赤壁圖

右赤壁圖宋劉松年所畫按赤壁之勝具於蘇子二

賦一時景物復具於此圖當是一幅今釐而爲二爲
鄭司徒文峯先生所藏予家有鮮于伯機行書後賦
因舉而歸之文峯遂裝成一卷相與賞歎以爲物必
有合固龍劍也予謂合不合無足論惟物之得其所
托似非偶然者文峯高雅所至有江山之助以爲廊
廟之儲竹頭木屑猶在所錄況圖書也哉雖然黃州
赤壁托東坡以傳樊口赤壁亦傳自曹瞞之攻戰後
世忠憤之士多幸周瑜之有功至雪堂畱滯皆以爲
舒亶李定輩承附時宰故江漢間兩赤壁各繫漢宋
之事覽斯圖也千載之真是非定矣此卷胡可少哉

文峯其實之

跋定武蘭亭卷

昭陵永闕千年蹟定武猶存幾樣碑今人間定武又
闕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朽滅何物不爾金石爲傳
世之器果足盡情耶近時禊帖稱汴中者絕佳予金
陵購得此卷紙墨又佳蓋數十年前物也又安知後
之人不興歎於此耶

書 二十四首

與董中岡二首

恭諗榮還即欲趨侍以悉夙懷顧多病多事然此心

南嚮已久令姪至知已弄璋是足以當二品官千鍾
祿矣他尚何足介帶時下春和倘能一出深當作侶
以搜奇選勝於茂林修竹之間浮世得喪不過夢幻
想高雅之懷自有妙悟非深所能助也如何如何
深登堂展謁無日不勤比緣舊病殘暑遂負中秋之
約方懷慚悚忽奉手書情誼藹然措躬惕若少伺扁
舟南浦敬下陳榻也再承全篇累幅明珠良玉令人
把玩不釋手勉爲效顰寒澁難繼容更請教所示紫
岡之上敬如尊命無不可者茲草草具目以上俟議
定以原契去也但孤姪在縷經之中圖襄大事意望

今歲之租尚煩執事者指揮爾如何如何委曲事宜
悉告來使幸扣之倘有示不吝別紙病暑憤憤裁荅
不謹

與郁直齋七首

唐橋舟次奉違教範忽復經歲瞻仰惟勤想公愛我
當不異此懷恭審道候清嘉爲慰往時梁上蹤跡得
伏法否近聞崇明之警天下事養亂釀禍率皆有漸
故園薪木何嘗一日不在念也潛消鎮定屬望要途
亦恃有卧龍長嘯如何如何深處此隨分供職頻作
谿山之行遇會意處亦復忘勸第苦目疾殊不快暢

何當數追左右以助塵尾耶舍姪相自武當登廬阜
東還扣之或有奇事也遙計壽筵宏開必隨賀賓上
巨觥致頌餘惟台亮

相姪還曾具啓達伏諗台慈萬福爲慰今歲夏熟殊
酷適以事過江州南康乃在廬山之麓番湖之陽避
却秋來兼攝湖東茲將上懷玉盤桓上清宮以尋神
仙之窟宅樓船已次龍津便中特以奉報世間齷齪
齷齪事已付之度外王法公道吾靜以俟之儻不遇
亦已矣自古至今士之不遇者何限也往歲嘗告執
事欲求故鄉一塊安樂土恐亦未便可得也柰何柰

何餘非面莫盡近見鄉錄四五處文氣皆和平世道
豈將復耶跂予望之餘不盡

昨承惠古紙感感詩帖改字尤雋永荷荷作詩一事
古人論之詳矣要先認門庭乃運機軸須發之性情
寫乎胷次然後體裁格律辯焉方今詩人輩出極一
代之盛大抵古宗選律宗杜可謂門庭正機軸工矣
惜乎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詣館閣者
衣破碎之服揚言於衆曰我李義山也爲三館諸公
牽捨至此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捨盡矣惟直翁
可免此聊爲道之幸見教一二至望至望小兒近日

又作得經義五篇皆朋儕中擬題奉爲令孫與黃生
一目同作爲教兼煩老手細批各篇後乃見推愛若
徒以好語復之非所望也至禱至禱

嘗聞前輩言今世無文章但有減字換字法耳不意
衰老及見之吾夫子稱堯舜之德業以爲煥乎其有
文章文章一也無古今之異有此等文章則有此等
事功大可憂也豈可以尋行數墨間爲小事哉恨吾
菲薄且病惟有感歎與退避而已若主盟斯文一變
至道不得不有望於當世之大人君子吾直翁豈可
多讓哉偶得瑣綴錄在几奉去雖未敢據以爲準則

書
陸文裕公集卷一
九
有多少朴質前輩尚可想也幸教示

深此行匆匆寔多懷畏辱拳拳教愛臨發遠餞尤深
銘刻叨庇歲暮履任隨分供職所幸寮案多故舊兼
有湖山之勝但覺興味迴別老態殘生固應爾耶柰
何柰何近小兒南來念欲從二三名士游以廣見聞
此又舐犢之常顧辱憐愛惠之好言此意尤難忘也
謝謝所要明經士想爲令孫輩師模須校選奉報亮
之亮之時下春明伏惟尊候多福吟嘯爲樂浦上園
亭花竹當漸佳恐耆舊赴 召未得具饗也不盡
昨承枉顧款語領教益多故舊凋謝景入桑榆雖日

日得此猶爲不足又何暇知身外事耶敝廬賴庇落
成後卽讀書教子自可爲局中末着矣此意執事或
能亮之適得京中七月廿四日書報晉溪公此時尙
未有凶兆荆山真孟浪也白川南轉恐亦未爲的實
知之兩生文卷納去此如上路人取道不謬矣但要
脚頭不住京洛可到也無事他求陰雨愁人聊此不
具

聞公種樹且將架石令人欣然便有山林之趨深適
東渡故園竹木森秀果實叢生摘取數顆奉消南行
詩渴此事卽爭三五年有實受用矣連日齋居清晏

海叟集亮入品藻如之何此老詩有氣骨往時年少
喜方人嘗以為高過吳中四傑人多不服惟王文恪
公以為然追念長安詩社中品評編校將三十載而
獻吉仲默俱已下世為之慨歎此老別有全集俟著
眼後更須裁訂商量也

與戴子孝一首

別去懷仰殊苦不識何日是君故鄉團圓之會途中
亦復無恙否深叨遠庇客居粗安但覺與世齟齬耳
思與君孤舟漫遊高樓劇話處恍然一夢而事都不
如意然後服君之練達而始悟僕之迂狂也無柰賦

性頑鈍雖蹶而不悔近得秘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
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瞻望千
里何緣得與君極論耶所畱卷尚未寫得緣釋褐後
即有入館事繼之 國哀匆匆容徐圖之故鄉知契
見間即望致意便風附問指不多及

與唐竹溪一首

昨者問俗亭餞送高情雅愛無任感刻別來途次賤
累輩叨庇俱安將抵灣下忽蒙 恩命孤遠之蹤辱
聖主特達之知出自望外顧菲劣無以報稱為懼入
朝躬謝皆幸成禮五月望後已到任屢蒙 宣賜品

物絡繹在道近拜侍 經筵之命 寵光 恩禮遂
與卿輔畧等榮感之餘惟增慙懼忽忽月餘未間報
謝乃辱遠使多儀豈勝慰浣

與顧東川表弟二首

自灣中分首南路備經憂恐出閘河始就順境舟次
幸不熱士大夫頗多慰藉甚適至六月六日始抵家
暑濕煩毒又耳聞目見者豈魑魅之區耶鄙之不忍
笑之不可欲泣而道之不能雖一日不得安處又吾
弟日望不還正如芒刺了却楫兒婚禮又候過半月
遂南來不知吾弟是何日到家爲何事畱滯乃爾自

杭州尚望追及也七叔以八十之年率諸子弟輩爲
湖山之遊却又是一段奇事七月廿三日遂汎錢塘
一路溪山如畫風水兩便兒輩遊嬉藹藹頓忘旅懷
八月初度嶺皆安好入武夷過却生朝極登臨躋攀
之樂形容不能盡有一二門生追伴四五日窮九曲
尤奇勝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繁而
浸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雖描畫亦不能盡矣鮮魚
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廿一
日上任廨舍皆寬敞後有高丘園亭流泉繞階除入
厨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府治中風俗甚

書
陸文裕公續集卷一
佳豈羅仲素李愿中之遺化未泯士夫只有三四家
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
來可商量也人還附此不盡
深再拜九月十九日往謁羅豫章先生祠堂山行去
來計五十餘里還見張禎者得手書始知北歸慰喜
無量此處一一皆有北信不過四十日世態反覆若
此深之南來殆有天幸耶簿書簡稀溪山佳勝且風
俗淳朴真可以忘老矣楫兒學業日有進益比之京
師大不同早晚與之論道理講學問殊不落莫古稱
忠義之人是處便有山川鬼神呵護此理不可誣但

所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且須受之不必校不必校
今年故鄉歲事如何吾弟得暇扁舟南來儘有奇趣
也跂望跂望鄭侍御被劾可念近日有信要作乃翁
墓碑別有數處請文乃苦事苦事餘乘便再啓

與董子元二首

山亭舊遊殊動世契之感故不能久留迴舟遂抱病
甚苦不意發奇石相贈益令人悵然慚愧與頌謝交
勝也奈何奈何衰老之人復蒙 璽書臨門誼當趨
命松城得握手尤望尤望臨川集脫落當覓一全本
奉觀官箋三寫去舊稿承命也

昨承顧兼小兒承教無任感慰所留紙寫去途中寄
白巖先生二詩以吾子元有通家世契爾能和至尤
望尤望聞收蓄本朝先達紀載甚多乞一一日出寫
至與寒家所有者比勘之如何如何張月鹿云祝枝
山所著蘇材小纂在文府亦望發來一目山居卧病
殊苦春寒有文話商量不識扁舟肯北下否拂榻以
俟

奉宗溥從兄七首

西門別後在途備嘗辛苦幸不落賊手道路之難
未有甚於此時者言之可懼六月初冒暑入城供職

七月間乞 恩得給賜 勅命兩軸但念先母平生

受盡勤勞竟不能少俟爲恨涕淚如何弟宦況如故
京師風土頗相宜無恙報此足矣秋成不知如何山
東北直隸盜賊猖獗此有大氣運無可柰何郁希正
還便時在閣下看教職卷聊此古人云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不知此書何日到也餘萬萬不能盡
自十月五日八郎死後苦痛萬狀此兒聰慧過人今
既歿死後事可知矣往時雖屢遭此但今氣血已衰
尤覺難忍幸九郎得好室人漸健客中聊爾遣日天
道遠未可測觀之國事家事人事意欲求退此計已

決少俟機會下手耳 主上務明察而英武獨斷爲
臣子者精白承休之不暇甚爲可愧可懼也王世明
房宅欲交易若果成爲歸老之策亦是鳩居鵲巢省
後來費力且恐浦東不是安居也幸斟酌兩月來心
事憤憤百念灰冷聞宗潤兄病已全愈但澄之兄尙
未脫體不知近來如何吾一輩兄弟數年來衰謝若
此豈是不肖叨冒寵榮爲天所厭或是不能積善隱
惡所致也可懼可懼大伯七叔處皆不敢報書俱煩
吾兄奉慰一一張約齋先生處望申悃愁腸病骨不
能盡述

去歲一冬不得家中消息極爲想望深居京庇及如
常近日 聖駕東還例霑金織 賜衣紅青二品寒
暖三時但虎虓花綵似借武階得爲便服皆出 制
命也榮懼兼之約齋先生或能備道時事當就問其
詳歲暮有書止家屬之行所慮道路饑荒風波不測
若夏麥有收可作行計伏望自老父而下慰安之向
承示及前程一事曾與約齋先生細議高下前却之
間吾兄惟意所安者深當量力處之更望裁示老父
今歲八十有一恨不能遂戲綵之歡兩小兒或能作
嬰兒真態也興言及此不勝神魂飛越惟吾兄體之

念之
比承手教不任感激賤累輩極荷周旋北來途次亦
安穩於客居甚爲團圓但南望老親不覺涕泗之交
下也此情柰何顧門戶事大聊復隱忍於此以有所
待向來守官粗遣近方謝印上下之情不至枘鑿而
抗顏任怨勢須久而後定也大比在邇吾兄沉鬱已
久理宜大發秋風消息已爲洗耳歲暮擬對床於長
安矣小考聞已過尚未有的信今歲方在例頭恐取
人之路太窄入簾免至冬烘亦一便也
新年來不得家信又聞家小北來心甚疑望二月壽

筵不得預如負芒刺此時正在禮闈校閱將定辱二
主考先生許壽以文而同事諸公俱作壽歌都諫俞
國昌題曰禮闈遙祝將成大軸寄歸弟因居家間久
茲來供事誓竭公誠但過勞病作僅能畢事今歲場
中主於崇雅黜浮貴理學變文體而一時負名之士
或不在選所得皆實才也舒芬王正宗二卷皆本房
奇作舒以經學勝王以後場勝後舒遂大魁天下頗
愜輿論今特寄二子卷併場中批語試細觀之或出
與鄉中諸後進一看可以思齊他尚有佳作因人事
不能盡錄陸續可寄也靳公竟以物議去國真可惜

書
矣

比日家人至得書兼知吾兄所以拳拳爲弟之情百
凡加意何敢忘何敢忘弟自入冬以來病勢漸去十
月初間議有南司業之行便欲欣然承之復有留行
者近又有司禮監教書之命生徒幾三百人皆權貴
難制馭而批授問難極爲勞攘五日一往徒步十里
似非病後所可堪也柰獨客萬里懷老念幼無時少
忘屢欲爲退休計顧家門事大未敢輕爲自便如何
如何京中時事人心安堵 天命祖德宜若無事但
聖駕一還則無復他慮矣朝士間有送家屬還兼引

疾去者亦各行其所見耳弟之家屬勢須一來舟可
用自雇府縣中決不可干茲雖有書特致問訊此事
不欲與之言也臨行事宜更望斟酌或決之龜卜耳
十二月初還遣一信來爲行止承示宗澤兄葬事如
此亦可其間委曲吾兄自爲善處古人所云忍之一
字或可行之大抵此人倫之變也吾兄出處事弟亦
謀之俟有便委曲當別陳

京中事體委曲約齋先生必能道之約齋行後兩日
而司業之 命方下目今移居到任俱已定疊叨祖
宗厚廕與夙承訓誨則大臣之末霑侍從之榮所得



原件短缺

P17后缺

書 陸文裕公續集卷十
不爲不多矣自度任益重而官益冷夫任重則人之
責我者益備官冷則我之副人者甚微能不重爲戒
懼此言惟吾兄知之審之思老念幼之心無日不切
祇恐南都卒難得耳奈何奈何春初家屬權且北來
乘機旋處之不敢不安於命也

與徐伯臣二首

卧病索居思一見故人而不可得如長谷尤難爲懷
不知新涼可期否向許寄邵復孺先生詞稿近亦收
得一二種手筆即當奉覽前輩盛美付之落莫庸非
後死者之責耶臂病將廢衰殘可憐適示銅物當爲

題陸文裕公續集後

右陸文裕公續集其子楫既刻前集百卷
外集四十卷復蒐輯遺逸以成是編爲十
卷合百五十卷嗚呼富矣哉禮部尚書華
亭徐公謂公問學宏博詞賦精工在國
朝可與宋文憲李文正爭衡信斯言也考
其篇帙實與潛溪麓堂相埒蓋公自舉進
士取高第即讀書中祕進官翰林編摩史

局講讀經筵中雖宦跡遭迴間親民社而
模楷成均紀綱學政典奉常職宮詹終身
周還於文儒之官故其啓沃宴間粉藻極
治折衷往昔矜式髦彥既有以鳴一代之
盛而緣情體物闡揚贈處者無不領袖風
人華袞當世下至瑣言尺牘亦皆握瑜披
錦人傳寶之是以若是其富也抑公嘗語
師道曰咎人言人未五十不可著書吾為

此言所悞五十以前志氣壯盛耳目精明
不以此時有所就過此憊矣悔之何及公
是時年始踰五論撰甚富而言若是豈公
所謂著述別自有在而此特其緒餘耶蓋
公生有美質髫髻大成才既卓逸志復英
邁肆意於學奔軼無前故能窮該百氏研
極六籍精括天人細入蟲魚無所不窺見
之論議直欲凌轢風雅軒輊盤詰而究其

所存則雅志於立德立功故氣節政事稍見端緒即足以風厲百世而卒不登大用以盡展其所蘊世方惜之其以文士名藝林固非其所屑也及至懸車之後乃作傳疑錄屬續之年方集山居經則始斂其大有為之志以為立言計而非向之區區應世者比然後知昔人五十著書之言似不專為理明見定發亦以用舍默語固當於

艾服決之耳而公所為悔者其果有意存乎然公著述之旨雖若在此而不在彼而公應世之文乃彬彬作者成一家言天下學士大夫咸宗而歸之蓋惟其有立德立功之心故言必載道而氣節政事之風厲於世又足以重乎其言則其為不朽者莫大於是而又豈專意著述無本以出之者之可及乎若夫卷帙浩博楫必欲窮搜而

並存之則邵文莊所謂道極乎變而後可
以言道文極乎變而後可以言文亦欲以
見公之全也昔曾南豐序王回之文片言
半簡皆附而不去曰欲明深父之於細行
皆可傳於後世則楫之用意其固仁人孝
子之心也哉

嘉靖辛亥夏五月朔長洲陸師道謹題



程